

暴風雨

比尔—別洛采尔科夫斯基著



1313 22 3/08

比爾一別洛采爾科夫斯基著

暴 風 雨

三幕十場話劇

郁文哉 馬 華譯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六年·北京

暴風雨

比尔—别洛采尔科夫斯基著

郁文哉 馬華 譯

中國戲劇家协会編輯

*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〇五七零)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

北京市印刷一厂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号: (390) 字數: 52 千

開本 31" × 43" $\frac{1}{32}$ 開張 3 $\frac{3}{4}$ 插頁 2

一九五六年四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四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0001—3600

定價(7)0.85 元

В. БИЛЛЬ-БЕЛОЦЕРКОВСКИЙ

ШТОРМ

据 ПЬЕСЫ СОВЕТСКИХ ПИСАТЕЛЕЙ, ТОМ 1

(“ИСКУССТВО”, МОСКВА 1954) 譯出。

內 容 說 明

比尔—别洛采尔科夫斯基的剧本“暴风雨”是苏联早期戏剧创作中卓越的作品之一。它通过真实的、典型的布尔什维克形象，描写了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对国内外敌人的英勇的斗争，并揭露了当时外国武装干涉者利用伤寒菌来破坏苏维埃政权的无耻伎俩，从而创立了一种新型的戏剧体裁，即高度的革命热情与现实主义的具体描写相结合的革命喜剧。这个剧曾经轰动一时，直到今天仍充满着历久不衰的活力。

登場人物

縣委會主席

水手——文書，缺一腿，裝着假足。

徵糧員

農婦——有身孕。

薩文傑夫——浴室管理員。

浴室工人

穿披風者

女編輯

雷維其——老黨員，知識分子。

講師

包波夫——工人，縣委會委員之一。

扎高雷茨基——衛生局局長。

肅反委員會主席

共產主義青年團員

醫生

蘇維埃主席

庫莉洛娃——農婦。

包高莫洛夫——軍事指導員。

軍事委員會秘書

女職員

舒斯基——國民教育局局長。

軍事委員

女市民

女傳達員

阿勃拉莫夫——紅軍。

福金

伊勃拉傑莫夫——韃靼人，軍事委員會事務主任。

瓦西里耶夫——會寫詩的工人。

中年女教師

伊凡諾娃

雜工

謝爾佐可夫

葛夫利洛夫

布托夫

契斯托夫

蘇契可夫

安德烈也夫

沙拉依

高爾傑耶夫

薩布洛夫

被捕的女人

通訊員

黨衛隊隊長

傷兵甲、乙、丙。

高个子青年

秋爾金

指揮員

第一幕

第一場

幕後紅軍連隊士兵們的歌声愈傳愈近：“我們勇敢參加戰鬥，去保衛蘇維埃政權，我們万众一心，準備在戰鬥中犧牲！……”

幕徐徐升起。

縣委會主席的辦公室，擺着主席的大辦公桌和水手的小辦公桌，靠牆是一排椅子、一個鉄火爐。後面牆上掛着一面紅旗，寫着：“俄羅斯共產黨（布爾什維克）”。旗下是兩張照像：馬克思和列寧。一邊的牆有門通會客室。在牆上都貼着標語：“存在決定意識”、“不准握手”。縣委會主席是個典型的工人，矮胖身材；穿着甲克和黑色的皮馬褲，褲腳塞在靴筒裏。

主席和水手兩人站在一扇打開了的窗前。街上傳來口令聲：“連隊，立——定！向右——轉！……稍息！”

主席 戰士同志們！你們出發到前線去打白軍，同時也就是去打外國的武裝干涉者；這些外國的武裝干涉者不但在過去武裝了高爾察克來進攻我們，而且還正在武

裝鄧尼金，武裝尤登尼奇和其他的白軍。戰士同志們，你們要猛打、猛衝、猛追，狠狠地打擊我們的敵人，不管他們講的是哪一國的語言。英勇地去戰鬥吧，同志們，為了世界上第一個工人和農民的政權——蘇維埃政權！烏拉！！

戰士們齊聲高呼：“烏拉！烏拉！”。接着是口令聲：“連隊，立——正！向左——轉！齊步——走！”。重新唱起“保衛蘇維埃政權”的歌，歌聲漸漸遠去。縣委會主席若有所思地看着戰士們，揮手送別，水手則揮着自己的海軍帽。稍頃，主席關上了窗子，走到火爐旁去烘手。

主席（對水手）你去叫他來吧！

徵糧員上。

徵糧員 主席同志！你好！

主席 你好！

握手。

主席 請坐……徵集餘糧的事怎麼樣了？

徵糧員 差不離兒。剛好完成了百分之百。

主席 那麼農民怎麼樣？

徵糧員（搔搔頸根）農民？……他們分到土地的時候謝天謝地。可是一聽到徵集餘糧，富農就罵罵嘰嘰的，還對別人說怪話。

主席 罵罵嘰嘰的……那你宣傳了沒有？

徵糧員 怎麼沒有！舌头差一點兒都起疙瘩了。我跟他們談革命，談前線，他們只是搔頭摸耳的。富農在操縱着他們。

主席 搗亂嗎？

徵糧員 是搗亂。只听得見聲音，碰不見人。

主席（一邊寫）那麼……社會革命黨員們呢？

徵糧員 這班傢伙也好不了。听他們說的話就知道。一句話，鄉村是富農的。怎麼會不出事情呢？

主席 你怎麼知道？

徵糧員 我心裏感覺到……

主席（寫着，想了一會兒）戰事一結束，餘糧徵集制也就結束了。

徵糧員 這一點，我也談過……

主席 現在，你不必把你那個鄉村的情況向我彙報了，你去向縣徵糧委員彙報吧，他會把各鄉情況彙報給縣委的。懂了沒有？

徵糧員 懂是懂了……可是叫我怎樣向縣徵糧委員彙報呢？

主席 你的問題在哪裏？

徵糧員 他要我用書面報告，可是我認不了幾個字……我心裏也很願意用……

主席 這一點，你跟他說了沒有？

徵糧員 說了，可是他老是這一句話：“你就是拚上了命，也得寫。”可是拚命，也許倒比寫字容易些……你看怎麼辦？

主席 （嚴厲地）你告訴他是我說的：你沒有像他那樣在中學裏唸過書。讓他把自己的文化，分一點給你吧。你說話，讓他寫字。你能寫數字嗎？

徵糧員 數字嗎？數字我能寫。……

主席 那就好了。你把數字寫給他。

徵糧員 那樣情形就不同了，我這就去用數字跟他做報告。

關於數字，你別擔心。在這方面，我是個老手。再見！（伸手）

主席 （握手）再見！

徵糧員下。一個年輕的農婦站在門口，躊躇不前。

主席 大姐，你要說什麼？

農婦 （走到桌前）主席同志，請你幫忙。

主席 什麼事？

農婦 我的丈夫是個共產黨員……（指著腹部）他不要我了。

主席 為什麼不要你了？

農婦 他當了委員，就抖起來了。他給自己搞了一個知識分子。

主席 他叫什麼名字？

農婦 薩文傑夫，他是澡堂管理員。現在就在門外站着。
他和他的朋友澡堂工人，一起跟着我來了。

主席 (按鈴，大聲叫着) 兄弟！叫薩文傑夫上我這兒來！

水手 是！薩文傑夫！

薩文傑夫上，他是一個留辮口髭，頭髮梳得亮亮的派頭十足的青年，他的同伴——有着一張酗酒過度的臉孔的澡堂工人跟在後面。

薩文傑夫 主席同志，你好！

主席 (翻閱記事冊，自言自語) 卡(K)……厄爾(Л)……片(П)……厄兒(P)……厄斯(С)……薩文傑夫。

薩文傑夫 不錯！

主席 你犯了酗酒的罪，在城裏發生傷寒病的時候，把澡堂搞得亂七八糟。

薩文傑夫 沒有的事，主席同志。這是誤會。

主席 (指着農婦的腹部) 你說，這是什麼？難道也是誤會嗎？

薩文傑夫 一點不錯。是誤會。

農婦 主席同志，他在胡謔。他裝着不承認。

薩文傑夫 (尊嚴地) 我可是個負責幹部，一個老党员。……

主席 (瞧了瞧自己的記事冊) 老党员！……可是你入党一共还不到半年。

薩文傑夫 從一九〇五年起，我的心可不早就入了黨了

嗎？

主席 但我們需要的是實踐，是事實。

薩文傑夫 我是一個負責幹部……我知道黨章！關於私人生活，在黨章裏什麼都沒有說。老婆——這是私人的事情。……

主席 假如你殺死你的老婆，或者虐待你的老婆，那該怎麼辦？難道這也是私人的事嗎？

薩文傑夫 可是不願意跟她同居，偏偏要強迫我跟她同居，這難道不是虐待嗎？這哪兒是自由？！我們是為了什麼才流血的？！

主席 為了要打倒像你這樣無恥的人。你得撫養這個農婦，讓她把孩子生下來；你得撫養自己的孩子長大成人——這是你作為公民和黨員的義務。懂了沒有？裝什麼蒜？

薩文傑夫 可是，要是這個孩子不是我的呢？

農婦驚訝地叫了一聲。

主席 （驚訝）怎麼不是你的？那麼是誰的？

薩文傑夫 （冷淡地）也許，是他的。（指著澡堂工人）她跟誰有的——不知道。

主席懷疑地望著農婦。

農婦 （氣得發抖，喘息著）他胡謔！！（歇斯底里地）啊，我的天哪！

我還有什麼可說的！……我還有什麼可說的！……我賭咒！……我劃十字！要是我……雷打死我……

主席（高聲打斷她的話）遵守秩序！

農婦立即停止慟哭，艱難地喘著氣，呆若木雞似地瞪著主席。

主席 你別出聲！這裏不是市場……我要調查。你要對我說實話：你跟他同居過沒有？（指澡堂工人。）

農婦 跟他？跟這個傢伙？呸！（向澡堂工人臉上吐了一口唾沫，澡堂工人狼狽地揩拭）他，醜八怪，酒鬼！……為了喝酒就出賣自己的良心……拿了人家的錢來說我壞話……我劃十字賭咒！

主席 可是你別劃十字！這兒不是教堂，這兒是黨委會。

薩文傑夫 瞧她，一點覺悟也沒有！她在胡謔……狡猾的女人……臭婊子！

農婦（大聲怪叫，衝向薩文傑夫）我是婊子？！啊？！你這沒有良心的東西！（抓他，毆他）你的那個知識分子才是臭婊子。那個知識分子。……（打他。）

主席（站起來）遵守秩序！我說，遵守秩序。

薩文傑夫 主席同志！（向農婦）你別胡鬧……我是負責幹部，我要提出抗議！

澡堂工人胆怯地把身子貼在牆上。

主席 遵守秩序！（按鈴。）

水手突然从另一室跳進來。

水手 (大声) 停机! 火門坏了! (靠着假脚跳着, 推開正在打架的那两个人。)

主席 (向農妇) 你怎麼了? 瘋了嗎?……

農妇 (把头俯在水手胸前) 他們欺侮我。气死我啦! ……我好苦呀……苦呀! ……(痛哭。)

水手 (撫着她的肩膀) 杜孃, 別哭。我的老婆拋棄我的時候, 我就沒有哭。

農妇 我該怎麼辦呢? (指着自己的腹部) 啊! 我好苦呀!

水手 (对準薩文傑夫的背上打了一拳) 女公民, 不准打架, 不准打架!

薩文傑夫 (大叫) 我抗議! ……我可是个負責幹部……

主席 (对澡堂工人) 你是黨員嗎?

澡堂工人 (不高兴地) 不是……

主席 你姓什麼?

澡堂工人 葛拉德柯夫。

主席 (寫下) 幹什麼的?

澡堂工人 澡堂工人……在他那兒幹活……(指薩文傑夫) 我跟他是同鄉。

主席 你跟她同居过沒有? (指農妇。農妇大吃一惊, 主席做手势叫她安靜) 你說, 同居过沒有?

澡堂工人 (手裏擰着帽子，猶豫地) 是的，當然……我……跟她同居過。

農婦高高地揚起兩隻手。

薩文傑夫 (歪戴着帽子) 這就完了……現在我要走了，我還有事情要辦。我是個負責幹部……我們走吧。(招呼澡堂工人跟他走。)

主席 上哪兒去？

水手 (攔路) 拋錨！

主席 別吵！既然你們兩個人都不否認跟這個女人同居過，也不否認跟她有了孩子，所以(向水手)通過人民法庭要你們兩人各出薪水三分之一，包括口糧在內，交給她們母子兩個。

喧嘩。大家覺得奇怪，莫明其所以。

水手 好極啦！

主席 (向水手) 公民薩文傑夫因為有非共產黨員的行為，收回黨証，撤銷他浴室管理員的職務。

水手 是！立即照辦。

薩文傑夫 您沒有權利！……獨斷……

主席 你別着急……我們通過委員會執行。

薩文傑夫 我要向黨中央上訴！我要告到列寧本人跟前去！

主席 去吧，去吧！

澡堂工人 (愚蠢地鑒着眼睛，轉動着頭) 主席同志！……我錯了……這是他暗裏教我的。因為——他是上司，我沒有跟她睡覺……

主席 滾出去！

水手 (向薩文傑夫，指着門) 這個澡兒洗得痛快吧！(把他推出去。)

薩文傑夫 好吧，我……我要提出抗議！……我要告到列寧本人跟前去！……

農婦 謝謝您，主席。您講道理。

主席 你不要謝我，你應該感謝蘇維埃政權。

農婦 我也感謝她。你代表着她，代表着我們的真理。再見吧！

主席 再見吧！願你平安！

農婦下。主席伏案寫字，抬頭看了看鐘點。水手在門外哈哈大笑。

主席 (抬頭) 兄弟！那兒在幹什麼？

水手 (把頭探進門內) 澡堂工人為了三分之一，要剝他前任委員的皮哩。(水手下。)

哄笑和喧嘩漸漸靜寂。雷維其上。

主席 您好，雷維其同志。

雷維其 請原諒……不准握手。

主席 可是對你並沒有禁止啊。

雷維其 謝謝。不過我不想害你。

主席 是怎麼回事？

雷維其 我覺得有點不舒服。

主席 (憂慮地)恐怕是傷寒吧？

雷維其 可能是的。

水手 (上)雷維其！……烏拉！……(把兩個手伸給他。)

雷維其 兄弟！……(把手藏在背後)我大概是得病了。

水手 (憂慮地)是嗎？！真的嗎？！

雷維其 所以我才來告訴你們：今天我不能出席縣委會的會議，順便我想簡單地對你們講一講最近的新聞。這裏有材料，同志們！（取出幾張報紙。）

主席 你哪兒搞來的？

雷維其 从高爾察克的俘虜軍官那兒繳來了幾份外國報紙。(指報紙)瞧，我翻譯了幾段。他們把我們瓜分了，劃成了幾個勢力範圍。英國在俄羅斯的“勢力範圍”是：高加索的石油，烏拉爾、北方的木材和對波羅的海區域的控制權。法國的是：頓巴斯的鐵和煤，還有對克里米亞的控制權。日本的是：西伯利亞和當地的金礦。這些傢伙才不傻呢……至於美國，它已經控制了西伯利亞的鐵道，可是美國大使法朗西斯還打電報問他們的國務卿：“至於用對付中國的办法來對付俄國這一點，您的意見怎樣呢？……”